

一本讲述美丽家园的故事书《记忆江宁》成了社区里的“网红”，把人们拉回到了记忆中的江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书虚拟了一位长期居住在这里的107岁老人，以及她的儿孙们，讲述他们的亲历、亲见、见闻。文字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，情节跌宕起伏、若隐若现，形式图文并茂、生动活泼，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江宁路街道的过去和现在。本报特别设立“记忆江宁”专题，沿着这位虚拟老人的讲述，循着书上的画面，来到江宁的里弄，了解建筑的前世今生，感受社区里的岁月情怀，展望江宁美好的未来。

弄堂里的日子



海关图书馆

一杯清茶和诺亚方舟的故事

1937年真是如同噩梦的一年，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全面侵华战略，誓言三个月让中国亡国。每天夜里，整个城市的人都被炮火惊醒，惊慌失措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，除了惊恐似乎没有其他可以形容的词了。虽然战火纷飞，可是上海的商业、贸易如东升西落的太阳运行着。来公共租界的人越来越多，不同的皮肤、不同的语言都在围着买卖的车轮聚合。

海关图书馆里钻研茶文化

伊文是个英国人，是父亲做买办时候的朋友。他住在赫德路(今常德路)的一栋洋房里。

伊文发现在中国，茶叶卖得比欧洲市场便宜得多，这是因为自从上海开埠后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市，但是茶叶的外贸被洋行垄断，他们利用中国茶商对国外行情的无知任意操纵价格，甚至为了加强其垄断地位，在上海成立“上海茶叶公会”，以便实施对华茶叶价格和华商的控制。上海沦陷后，因日本人大肆搜刮占领区资源，大量的华茶仍被集中在上海转销出口，其贸易利得不再归属中国所有。

伊文对中国茶叶的喜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他经常来家里和父亲品茶并讨教相关的茶文化。毅之见他如此沉迷，建议他去海关图书馆查阅资料，那里前身为海关总税务司图书室，后为满足社会各界对工商贸易文献资料的需求，将所藏图书移至新闸路1714号。

1935年，海关图书馆在新闸路1708号另建新馆，增加了许多适合馆藏的文献，能够服务于更多有需要的读者，馆内许多翻译文献供外国人查阅。伊文一有时间就去海关图书馆，常向毅之炫耀图书馆丰富的馆藏。海关图书馆正门口处用高大的花岗岩砌边，并凸出于主立面，大门为铸铜的工艺木门，两扇门上各有“海关图”、“海关书”篆字图样，门厅两侧各有衣帽间，底楼为借阅处，二、三楼为贯穿式书库，四楼为办公区域，建筑外墙材料用防火砖，立面呈红色，钢窗，平顶。

槐荫小筑里实现中国茶叶的振兴

伊文领着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来家里拜访父亲。这个叫李乃昌的青年是伊文在海关图书馆认识的朋友，两人因茶叶而结缘。相谈之下，伊文才了解到原来李乃昌是一位茶商，面对当前茶叶市场的不公平贸易，李先生感到非常痛心，弱国不仅无外交，也没有外贸。所有外贸利润都被洋行压榨，在茶叶行业尤为严重。他一心想要改变这样的现状，所以经常去海关图书馆查看外贸资料，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茶叶乃至中国商品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市场承认。

伊文和父亲都敬佩他这样有骨气的商人，三个脾气相投的人也成为好朋友。藉着做生意的便利，李乃昌经常给民间的抗日组织传递情报，并资助他们在租界建立联络点实施暗杀行动。父亲和伊文也经常通过他给地下组织捐钱，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从未留名。

伊文和李先生两人在同乐坊合开了一个茶厂，我父亲也入一点股份。这个年代人人都想为生活添一份保障。茶厂经营得不错，人工又低，年底我们家收到了一份不错的分红。来到广州的李乃昌继续做着他的茶叶生意。1945年抗战结束后，他回到上海，创立了上海午昌茶叶十公司，并使之成为全国第一家在抗战胜利后进行茶叶出口的公司，为我国的茶叶出口打开了局面。

由于李乃昌重视茶叶质量、注重商业信誉，公司很快成为国际市场中的知名企业。现在槐荫小筑所在的江宁路昌平路口有一片绿地，有成片高高的棕榈树。在绿地中可以看见石库门的门洞以及一排描绘石库门生活的浮雕。1985年，李乃昌去世之前，我在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。这位历经商海沉浮的老人回忆起在海关图书馆求知交友的岁月，很是想念两位故友，并对当年将我们一家人牵连至险境表示歉意。我记得他走得十分安详，这一生对他而言是完满的。他看到了中国人的胜利，等到了外贸的独立，也凭借自己和同行的努力实现了中国茶叶的振兴。

太平花园里的“小诺亚方舟”

1938年，阿宽在淞沪会战中牺牲的消息传来后，秀兰比我们想象得坚强。如今她已不再是怯生生的女孩，而成为了家里的中流砥柱。

没有阿宽在，秀兰的小食店维持得十分艰难。父亲在租界为秀兰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，在一个犹太人家里做家务，主要是带带孩子、洗洗衣服。一来有固定的收入，二来也方便照顾孩子，秀兰吃苦耐劳，为人机灵，很受那家人喜欢，甚至被允许将孩子带在身边。

当时，犹太人在上海并不算罕见。尤其是1937年上海陷落后，国民政府无法行使行政管辖，而日本还未组建傀儡政权管理上海，进入上海的签证管

辖权被虚置，租界无意中扮演了难民收容所的角色。所以，上海租界为犹太人敞开了大门：无需签证、无需有人宣誓担保，无需警方证明，无需保证经济独立。至1939年夏，来沪犹太难民多达1.6万人。

我居住的太平花园在那时住进许多犹太人，被称为“小诺亚方舟”。不过这些人大多说德文，和周围的人不太交流。毅之的同学伊文也从德国避难来到中国，租住在我们家对面。尽管是流亡，大多数犹太人都是商人，由于逃难身边现金寥寥，但是他们通过在中国重新挂失股票的方式，减少了经济损失。对于犹太人的精明之处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做生意的表现。孤岛时期的上海在经历短暂低迷之后，随着资金流、人流与物流的大量涌入，加之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和内外交通的畅通，金融业、房地产业、轻工业、娱乐业等迅速发展起来，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畸形繁荣景象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精明的犹太人怎么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呢。

摩西教堂里犹太人的聚会

时常会有犹太人敲开家门推销产品，一遍又一遍地为你演示如何使用。要是你不满意就换一个继续推销，直到你买下一个为止。靠着勤劳和智慧，犹太难民在上海居住的地方逐渐繁荣起来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、医院、剧场、报社、图书馆、美容院、广播电台等基础设施。犹太人对其信仰的犹太教十分虔诚，无论身处何地，仍然坚持自己民族的信仰。不同时间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先后在上海建立过多座犹太教堂。太平花园旁边的西摩会堂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犹太教堂，1920年落成，是一幢具有希腊神殿式的呈长方形的砖木结构建筑，呈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。入口以贯通两层的一对爱奥尼式柱和一对方形壁柱形成门廊，从门廊内的三个拱门可以进入会堂，礼拜堂内部空间为穹形拱顶，两侧有二层廊柱，柱间的小拱顶与讲堂拱顶垂直相交，可容纳五六百人。教堂内设立着汉白玉祭坛，保存着完好的“约柜”。

犹太教堂在希腊语中指“聚会的场所”，不仅可以祈祷，还能用于公共活动、成人和学龄儿童的教育。伊文的孩子就在这里上学，它的对面是现在的五四中学。如今教堂的大门口一左一右挂着两块牌子，黑字的写着“上海市教学委员会教学研究”，红字的则写着“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会”。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来此参观，并留言道：“我们纪念这段史实并向这里伸出援手的人们致以极大的感谢和赞赏。”

(本版内容来源《记忆江宁》故事书)